

《独臂刀》中的阉割焦虑与张彻导演的隐喻化表达

戴心怡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福建省漳州市，363123;

摘要：《独臂刀》作为香港武侠电影的经典之作，看似老套的故事情节下隐藏的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复杂而深刻的心理层次。其中，以主人公方刚的独臂形象为引，这不仅仅是一个身体上残疾，更是张彻导演对于当时港人身份、权力以及社会地位的阉割焦虑的隐喻化表达。在精神分析的视阈下运用阉割焦虑、镜像理论等理论解读电影《独臂刀》的内在驱动力及其隐喻化表达。

关键词：阉割焦虑；断臂

DOI：10.69979/3029-2735.25.09.085

儿子对父亲的恐惧感与生俱来：他们心中烙印着父亲是“有权且能”“阉割”其生殖器的恐惧。这种恐惧在儿时记忆中尤为鲜明，与人类童年时代的神话相呼应，其中常有神作为父亲剥夺其子生殖器，让其无法与己抗衡的场景。远古时期，男性已意识到其力量的源泉在于生殖器，因此对其可能失去的焦虑如影随形，直至生命终结，弗洛伊德称之为“阉割焦虑”。当父亲的威胁触及儿子的生殖器时，儿子自然会产生恐惧，甚至可能先发制人尝试阉割父亲，这在古代神话中屡见不鲜。若结合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理论，儿子为赢得母亲的认可而敌视父亲，甚至反抗，这种阉割与被阉割的情节便显得合乎逻辑了，而其中性别的差异对于个体“阉割焦虑”也有所不同。

弗洛伊德认为，阉割在俄狄浦斯阶段对个体有重大影响。他提出，阉割情结是一种建立在阉割幻想基础上的情结，源于儿童对两性差异的疑惑，尤其是女孩对阳具缺失的想象。阉割情结与俄狄浦斯情结密切相关，皆由于意识到两性差异以及随之而来的父性法则的约束而出现，但两性表现不同：男孩通过恐惧阉割放弃对母亲的欲望，女孩则因对阴茎的羡慕而抱怨母亲。（现代精神分析中，多认为这是一种象征意义的实在化表达）而阉割焦虑是和同性父母对抗导致的害怕心理，最显著化恐惧的为躯体惩罚——生殖器受到伤害，这一高度恐惧从而产生“阉割焦虑”。尽管如此，男孩和女孩最终都通过认同父亲，发展超我，将性欲转向社会接受的方向。“主体被允许进入社会文化秩序的过程，也是一个被阉割、分裂、驯化的过程。人要受符号世界的规整而最终成为主体。象征界成就了人的社会性与文化性，并把人的性本能和侵略本能规范化。这种阉割是象征性的‘符号性阉割’，指的是社会象征秩序对人的欲望的审查、压抑和摒弃。主体经过符号性阉割才能被具有父

亲的名义和法律性质的象征秩序认同，从而作为‘短缺能指’进入象征秩序中。”^[6]因此，阉割焦虑并不是担忧或存在或不存在的阴茎被阉割而是担忧弱势的自己被强权（权威）所束缚、限制、修剪、教化、模型化、去除个性、压制思想、压抑、控制。因此，阉割焦虑的本质无关性别，而是真我对“权威教化”的反抗。

在武侠电影《独臂刀》中，齐如风收留方刚之子方刚，传授武艺，欲立其为掌门。其女齐佩因爱慕方刚不成，联合师兄暗算方刚，致其右臂被砍断，负伤逃至小蛮处。方刚依据小蛮父所遗惨谱《左手图谱》练成左手神刀。师傅遭仇家复仇，弟子被杀，齐佩被困。方刚不计前嫌，救出齐佩，斩杀仇家及党羽，救出师父。最终，与小蛮远走天涯。电影中的角色塑造极为有趣：断臂、断刀、残谱、孤儿，四个客观条件上的缺失集中于方刚一人，反倒成全了这一角色，将“多重阉割”化作优势，从中杀出血路。

1 阉割焦虑的显性表达

1.1 大他者的“阉割”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中，长久以来男性占据主导地位，而父子关系更是家庭关系的核心。与西方经典神话《俄狄浦斯王》中儿子最终悲剧性地杀死父亲的情节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神话故事中，父亲往往扮演着不可战胜的角色，象征着不可动摇的绝对权威。这种深刻的文化印记，深深烙印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文化之中。儒家文化，实质上是一种“父亲”的文化，弘扬的是对父亲的绝对敬畏。在拉康的理论中“父亲”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形象，而是象征界秩序的化身“父亲的名义”，即大他者。

《独臂刀》中，与“父”“家族”观念相重合的是“门派”，传授技艺的师傅时常是作为父亲而受到徒弟

的尊重,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方刚父亲挺身而出主刀断身亡后,齐如风收方刚为徒,此时断刀是抽象“父亲”的存在,齐如风已然是具象“父亲”的存在。而由于方刚身份低微,常受同门欺压,体验到“阉割焦虑”的模糊恐惧感妄图转向“父亲”寻求认同,但齐如风却是内心认同但言语不表,间接致使方刚远走他方。方刚的父亲在传统秩序下丧生,然而方刚自己却依旧深陷于对这种传统秩序的盲目信仰之中,他也因此为了坚守这份信仰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甚至牺牲了自己的手臂,这一身体上的“阉割”——断臂,象征着原有秩序的崩溃和瓦解。

方刚对于师妹齐佩的感情上,他本就是因为齐佩的任性不幸失去了手臂,这一身体上的“阉割”带给他沉重的心灵创伤,这无疑加剧了方刚对齐佩的冷漠态度。而师傅在方刚心中是权威的象征,他代表了传统的武术精神和道德标准,而齐佩作为师傅的女儿,她身上自然带有这种权威和传统的烙印。对于方刚来说,与齐佩的接触与交往,就像是在不断提醒他自己对于权威的无力反抗。这与他内心对于自由和独立的渴望产生了冲突,这种阉割焦虑使他在情感上对于齐佩产生了疏离感,不愿接受她的爱情。这种行为背后,实际上是他对于自我完整性和自由价值的坚守和追求。

后续情节发展中,出于对“父亲”的尊敬,即使右臂被师妹齐佩斩断也并不记恨,苦练独臂刀法,救出被困的齐佩力报师恩,后使用父亲的断刀拯救齐家于危难之中,是其对回报师恩的圆满完成。

1.2 “阉割”后的自我身份建构

在心理学治疗中,对于阉割焦虑的患者采用先让患者耐受被“阉割”后的无力感,之后接纳无力感,以达到最后超越无力感。在矛盾中,方刚被大他者阉割后,选择逃离师门的方式拼命夺回自身主体性,这样的觉醒也使他拥有了阉割大他者的力量却放弃了权力争端,展现了被强权压迫后的意识觉醒,最终达到超我的境界。

影片中,方刚被师妹齐佩砍断了右臂,这对一个以武艺为生的人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其世界瞬间崩塌,无力感充斥着他的每一个细胞。然而,方刚初醒时对着断剑发怒后并没有就此沉沦,他耐受了这种无力感,尽管心中充满了痛苦和迷茫,但他依然坚持着活下去。之后,方刚开始接纳自己的无力感。在小蛮的悉心照料下,方刚逐渐从伤痛中恢复过来,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接纳了自己失去右臂的事实。他明白,无力感并不是一种惩罚,而是一种成长的机会,他开始尝试用左手去生活,去战斗,去适应这个新的自己。在接纳了无力感之

后,方刚开始超越无力感,他发现了小蛮父亲留下一本关于左手刀法和掌法的秘籍。方刚日夜苦练,终于练成了左手神刀,成为了一位武学大师。

方刚的断臂、断刀以及残谱,都意味着无父无师的方刚江湖理想的残缺。由于无法获得来自师门和家庭的庇护,方刚不得不独自面对江湖风雨,背离师门,无父无家,他如同末日英雄般的挣扎和努力,让其实现了对于阉割焦虑的克服与超越,正是导演张彻内心英雄主义情怀的生动写照。

方刚钻研敌方所依赖的奇特武器——金刀锁,以克服自身缺陷——独臂与断刀。他经过不懈努力,终化劣势为优势,独创出左手独臂刀法,使得敌方的杀手锏变得无效。在剧情的展开中,张彻并未立即将方刚置于为父、为师复仇的沉重角色之中。相反,他巧妙地让方刚暂时从影片的核心冲突中抽离,与小蛮共度了一段平静安宁的时光。然而,随着恶势力的猖獗,方刚和百姓的平静生活被打破,齐家弟子的生命安全也受到了逆贼的严重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方刚毅然挺身而出,横刀立马,准备迎战,并用武术救师门于危难之中。其中有一处完美描绘了男性阉割焦虑,要战胜长臂神魔及其徒弟等一众反派,必须要比一般金刀门徒多带一把刀。雄性竞技里,凭借残废的身体和残废的刀给虚伪的江湖响亮一击,长臂最后一枪刺中空袖,由这个绝妙设计绝地反杀,贯穿热血。

2 阉割焦虑的外在映射——象征元素

2.1 断臂——身体残疾与男性尊严的丧失

《独臂刀》中的方刚角色,不仅是一个身怀绝技的武侠形象,更是一个充满复杂情感与内心挣扎的人物。方刚因一场意外而失去了右臂,此后他面临的不仅是身体上的残疾,更是一种深刻的阉割焦虑。

在传统文化中,男性被赋予了强壮、勇敢、无畏的形象,而身体的残疾则意味着这种男性尊严的丧失。方刚的独臂不仅让他在战斗中处于劣势,更让他在社会中感受到了来自他人的歧视和嘲笑。这种身体上的不完美,成为了方刚内心深处的伤痛。在武侠世界中,武功的高低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权力和地位。方刚作为一个武林高手,其独臂的缺陷让他在武功上无法再达到巅峰状态,这也意味着他在权力和地位上的剥夺。他不再是那个令人敬畏的武林英雄,而是一个需要他人同情和怜悯的弱者。这种权力的丧失让方刚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助。

方刚的独臂不仅让他在身体上和权力上受到了打击,更在心理上引发了男性身份的自我认同危机。他开

始怀疑自己的价值所在,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这种自我认同的危机让方刚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2.2. 断刀——父亲遗物与英雄意志的塑造

在《独臂刀》这部电影中,“断刀”作为一个重要道具,其象征意义远超出一把普通兵器的范畴。它不仅象征着主人公方刚意外失去右臂的残酷现实,更深刻地反映了他内心世界的阉割焦虑与重生。

“断刀”是方刚失去右臂和武功的直观体现,象征着方刚内心的阉割焦虑。在武侠世界中,刀是侠客的重要武器,是他们身份和力量的象征。而“断刀”则意味着方刚的武功被剥夺,他的身份被削弱,成为了一个不完整、被边缘化的存在。这种身体上的“阉割”直接映射到他的心理上,引发了他对自己价值和能力的深刻怀疑。

与此同时,“断刀”作为方刚父亲留给方刚的遗物,于方刚而言为“父亲”的象征,在其刚发现自己断臂后,对着“断刀”痛诉“爹,你一生做人奴仆,还为主人舍了性命,孩儿矢志望为父扬眉吐气,没想到,如今一事无成,现成了残废”,是其重生和成长的催化剂,象征其对于江湖恩怨和武林纷争的深刻反思。在面对失去右臂和武功的残酷现实时,方刚没有沉沦放弃,而是选择了勇敢积极面对。他通过苦练左手并勤用“断刀”练习,不仅找回了战斗的能力,更在精神上实现了自我超越。在电影中,方刚原本是一个充满正义感和侠义精神的侠客,但当他失去右臂和武功后,他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行为和选择,开始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地行侠仗义、为民除害。最终,他选择了归隐田园、远离江湖纷争的道路,实现了对自己 and 江湖的救赎。

片尾方刚的师傅齐如风折断了自己的刀,刀的折断直接体现了大侠齐如风内心的无奈与绝望,象征着他对于江湖恩怨的放下与解脱。作为一位江湖上的大侠,他的刀曾是他身份、地位和武功的象征。然而,在门派遭遇重大危机,自己又无力挽回的时候,他选择折断自己的刀,正是阉割焦虑的一种体现,即面对无法掌控的命运和无法挽回的失去,内心产生的深深的无助和焦虑。随着剧情的发展,他逐渐意识到江湖恩怨的无穷无尽和门派之间的纷争不断。最终,他选择折断自己的刀,这不仅是对自己过去行为的反思,更是对江湖恩怨的放下和解脱。

3 导演张彻阉割焦虑的隐喻化表达

导演张彻将《独臂刀》中的方刚进行“阉割”,正是自身惧怕被“阉割”,不想被“阉割”的体现,通过

在《独臂刀》中的“阉割仪式”释放自身的“阉割焦虑”,其中残缺的肉体是导演无意识的外显。从某种意义上说,导演张彻只不过是方刚的替代品,导演通过使自己的人物被“阉割”,使自己的内心得到平静,而在《神雕侠侣》中杨过断臂何尝不是金庸的“阉割仪式”。而影片中,方刚最终对阉割焦虑的克服与超越,更是导演张彻对自己及大众的美好构想。男主自幼丧父,一缺亲情;留下断刀遗物,二缺兵刃;出生卑贱,三缺地位;右臂断去,四缺肢体。此等“缺憾之人”,唯独有的,便是胸中那口熊熊燃烧不曾熄灭的侠义之气。一个“缺”字,不仅勾勒出断臂悟道的精神内核,也可见此时的类型片,已摆脱依赖打杀场面喂养观众的局限,进入以道代技的探索时代。在张彻的镜头下,武侠片把“侠”字真真正正立了起来,那些大侠身残志坚、义薄云天、狂野血性,硬桥硬马的武打动作戏,埋藏着他们在武侠世界里追寻的理想主义。

导演张彻的影片在展现暴力美学的同时,对暴力的最终价值进行了质疑和否定。在《独臂刀》中,方刚凭借一身超凡的武艺,齐家刀的掌门之位唾手可得,而剧情发展至此,方刚成为武林英雄の設定似乎水到渠成。然而,在影片的结尾处,方刚战胜了金刀锁后,他并未选择继续在武林中争雄称霸,而是向师傅齐如风辞行,表示自己只想远离江湖纷争,与救命恩人一起过上平淡的农耕生活。说完,他决然离开了齐家。齐如风目睹此景,也毅然折断手中的金刀,将其丢弃在地。这实际上不仅是影片对武林世界的深度剖析,更是对江湖中盛行的争斗思想的尖锐批判。影片巧妙地运用方刚这一独特的独臂形象,作为对比的焦点,以此突出展现影片的“光明”与“阴暗”两面,这一系列的情节,正是导演张彻在银幕上对他影片中暴力终极意义的深刻反思和质疑。

参考文献

- [1] 赵世昌. 阉割与重塑[D]. 西北民族大学, 2014.
- [2] 韩冷. 中国式的俄狄浦斯情结[J]. 集宁师专学报, 2008, (01): 6-10.
- [3] 米丰翠. 生殖崇拜·身体阉割·文化阉割——在身体哲学视域下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阉割特征[J]. 黑河学刊, 2009, (09): 27-28.
- [4] 周潇然. 《魅影缝匠》中的俄狄浦斯情结与双重镜像结构研究[J].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20, 36(08): 68-72.
- [5] 崔福凯. 《地久天长》: 精神阉割、女性意识与身份建构[J]. 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0, 33(04): 76-78.